

基于 DEMATEL 模型的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发展关键因子分析

——以环太湖地区为例

朱 飞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管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5)

[摘 要] 影响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因子较多且互相关联,分析因子间的互相影响程度和因果关系对明确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子和需要改善的相关因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环太湖地区为例,运用 DEMATEL 模型构建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子指标体系,并定量分析指标层各因子之间的关系,对各影响因子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加以计算。研究表明,要素层中资源禀赋和产业园区发展对其他因子影响最为显著,指标层中人才资源和产业链关联性等其他因子影响最大;要素层中区域经济和产业园区发展与其他因子关系最为密切,指标层中商业网点和产业链关联性处于核心位置。从整体影响输出上看,要素层中的原因因子分别为资源禀赋和产业园区发展,结果因子分别为区域经济、政府产业政策和产业竞合。与原因因子相比,改善结果因子可更直接地提高产业集群发展水平。

[关键词] 文化旅游产业;产业集群;关键因子;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方法;环太湖地区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1-0117-08

引言

近几年来,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和绿色产业,其资源开发和产业投资的热潮持续升温,大量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该领域,由此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日趋形成。然而文化旅游产品结构尤为复杂,且产业发展风险系数相对较高,因此有必要对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子进行研究,以便文化旅游产业的利益相关者拟定合理的规划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

DEMATEL 广泛用于系统影响因子定量分析等范畴,不少学者将其用于产业集群发展领域,但大多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子等方面的研究,而对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却寥寥无

几。乔朋华等(2011)运用 DEMATEL 模型确立农产品加工集群发展的影响因子,结合黑龙江省农产品加工集群数据,并利用协同度模型,对相关的主要影响因子的可靠性加以分析^[1];陈振等(2011)用 DEMATEL 模型对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其外部环境因子予以分析,对相关专家进行问卷调查,确定因子间的直接影响关系,认为政府在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2];舒波等(2014)选出城市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子,依据因子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在 DEMATEL 模型的应用下,计算出各影响因子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进而得到影响因子的最终排序^[3]。

通过相关文献搜集和整理可以看出,关于“文化旅游产业”、“文化产业集群”、“旅游产业集群”等相关的研究较多,但关于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甚少,且大多是关于产业集群发展的问题和

[收稿日期] 2016-03-25

[基金项目] 2015 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合作路径研究”(15ZHC002)。

[作者简介] 朱飞(1986—),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旅游文化。

策等方面的定性研究。郭美斌(2012)以四川省为例,从产业集群化角度对该省的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思路 and 对策进行探讨,并从发展目标、定位、路径、产业链延伸和集群品牌培育对产业集群加以研究^[4];朱虹(2013)以江西省为例,在分析其文化旅游产业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政策优势的基础上,从目标树立、项目推进、特色营销、产业政策等方面全方位地对促进江西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行研究^[5];何娣等(2009)分析了文化产业集群的内涵及其形成条件,并针对江苏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促进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建议和对策^[6];许立帆(2010)以长三角为例,从行业制度、信息沟通、品牌培育和产品特色等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旅游资源外延拓展、旅游消费空间延伸、传统服务模式改变,以及信息服务、政策制度、客源市场和人才教育一体化等方面对旅游产业集群品质的提升提出建议^[7];黄爱莲(2011)对旅游产业集聚区进行定性研究,认为旅游产业集聚区是包括要素、功能、品牌、需求、娱乐等集聚功能,依托相应资源,并以旅游设施集聚为主体而形成的规模性区域^[8]。

综上所述,现阶段少有学者专门对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子做出相应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以环太湖地区为例,构建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影响因子指标体系,并借助 DEMATEL 模型将各影响因子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和原因度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影响产业集聚发展的关键因子,以期为国内文化旅游产业的集聚发展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科学的决策依据。本文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既扩大了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领域,也为产业的集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一、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1. 研究区概况

环太湖地区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部,行政区域上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嘉兴和湖州五个地级市,其内部名胜古迹众多、文化底蕴深厚且旅游资源丰富,是我国文化旅游资源的高富集区和产业发展的高效益区,也是我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地域集聚度高、规模优势明显、经济基础丰厚、交通系统发达、配套设施齐全,为产业集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资源组合优良,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为产业集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完善的文化旅游产业体系使其拥有稳定的产业竞合,为产业集聚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平台;政府等行政部门逐步重视产业

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出台的扶持政策为产业集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 DEMATEL 模型,在分析各指标间的综合影响关系及各个指标与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关系的基础之上,找出影响产业集聚发展的关键因子。DEMATEL 模型是由美国学者 Bottelle 使用图论与矩阵工具加以系统分析的方法,将系统中各因子间的逻辑关系与直接影响矩阵加以计算,可以得出任何一个因子对其他因子的影响度及被影响度,进而得到相应的中心度与原因度^[9]。

笔者基于 DEMATEL 模型,对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子建立分析模型,其基本步骤如下:

(1) 确定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因子。将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影响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作为直接或间接影响产业集聚发展的因子,并将“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作为目标层因子,设为 A_1, A_2, \dots, A_n 。

(2) 分析文化旅游产业各影响因子间的关系。在借鉴相关资料的基础之上,分析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各因子间的影响关系,同时构造出因子关系有向图;若因子 A_i 直接影响因子 A_j ,则可画箭头将 A_i 指向 A_j 。

(3) 初始化直接影响矩阵。用 n 阶矩阵 X 表示各指标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设矩阵 $X = (x_{ij})_n$;若因子 A_i 直接影响因子 A_j ,则定义元素 $x_{ij} = 1$,反之 $x_{ij} = 0$ 。

(4) 归一化直接影响矩阵。

设 $\lambda = \min \left\{ \frac{1}{\max(\sum_{j=1}^n x_{ij}), \max(\sum_{i=1}^n x_{ij})} \right\}$, 归一

化后的表达式为 $M = \lambda \times X$ 。

(5) 计算综合影响矩阵。本文用综合影响矩阵 T 表示因子间的间接影响关系。

$$T = M + M^2 + \dots + M^n = M(I - M)^{-1} = (t_{ij})_n$$

若 n 充分大时,可用 $M(I - M)^{-1}$ 近似计算 T ,其中 I 表示单位矩阵, t_{ij} 代表元素 A_i 影响元素 A_j 的程度。

(6) 计算各影响因子的影响度 R 、被影响度 D 、中心度 $R + D$ 和原因度 $R - D$ 。

$$R_i = \sum_{j=1}^n t_{ij}, D_j = \sum_{i=1}^n t_{ij}$$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式中, R_i 表示该因子对其他所有因子影响总值, D_j 表示该因子受其它所有因子影响总值。此

外, $R_i + D_j$ 表示该因子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 $R_i - D_j$ 则表示该因子与其他因子的因果逻辑关系程度; 若 $R_i - D_j > 0$, 为原因因子表示其对其他因子影响大, 若 $R_i - D_j < 0$, 则为结果因子表示其受其他因子影响大。

经计算, 可依据影响度与被影响度来判定各影响因子对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影响程度, 依据中心度可断定各指标在产业集聚发展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依据原因度的大小进一步分析各指标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7) 绘制原因—结果图。依据数组函数值 ($R_i + D_j, R_i - D_j$), 笔者建立以中心度为横坐标、原因度为纵坐标的原因—结果图, 并用可视化的图形将函数值在图中逐一标示。在原因—结果图中, 横坐标表示因子在整个产业集群体系中的重要性, 纵坐标则将因子分为原因因子和结果因子; 若标度大于零, 表示其为原因因子, 反之则为结果因子^[10]。

二、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 关键因子指标体系构建

文化旅游产业是与文化旅游活动相关产品生产与经营的产业化, 即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两者相融的商业化与规模化, 它不仅与“食、住、行、游、购、娱”各方面相关产业紧密关联, 还联系着与文化旅游相关的产业, 内容丰富且涉及面广。影响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因子众多且相互关联, 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 参考《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的任务要求和《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市场竞争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2014—2018年)》的参考意见, 经过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和建议, 基于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理论完整性角度考虑, 初步归纳出以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为目标层的指标体系, 其中指标层包括区域经济、资源禀赋、产业园区发展、产业竞合和政府产业政策等 5 个因子, 要素层包括交通设施、文旅资源等 17 个因子。

1. 区域经济方面的影响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其交通设施、商业网点、配套服务、管理措施等都较完善, 因此环太湖地区在把握文化旅游产业集聚的阶段与水平的基础上, 明确产业集聚模式, 优化产业空间集聚格局, 进一步明确符合自身现实状况及潜力的产业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11]。

2. 资源禀赋方面的影响

文化旅游资源在其产业集聚发展中作用非常

明显, 若旅游资源充足而文化内涵不够, 抑或文化资源丰富而旅游开发潜力缺乏, 则可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将文化产业通过旅游的形式加以展现, 或者将旅游产业借助文化的形式加以传播^[12]。文化旅游产业是知识和资源双重密集型产业, 因此可充分利用文化旅游资源, 聚积人才和技术等要素, 从而塑造区域产业品牌, 进而促进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结构升级。

3. 产业园区发展方面的影响

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应注重规划与开发质量, 使其更具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以游客需求为导向规划园区, 充分考虑其功能布局、产品内容和商业运营模式; 同时, 产业园区还应考虑不同文化背景游客的需求, 充分兼顾观光与体验, 避免规划的短视化和简单化让园区失去应有的灵气, 从而造成浪费资源^[13]。

4. 产业竞合方面的影响

文化旅游产业联盟的建立, 为相关文化旅游企业的整合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和机制, 通过加强沟通与协作, 并及时交流产业发展动态, 实现战略市场的研判、战略资源和市场信息的共享, 从而不断开拓和创新服务内容及领域^[14]; 旅游业发展日趋成熟, 其竞争逐步由资源竞争演变为文化竞争, 然而受企业能力及其资源范围的约束, 文化旅游市场竞争不仅仅是单个企业间的竞争, 而是上升为产业之间的竞争; 创新性地整合文化旅游资源并锻造相关产业链, 进一步增强产品和服务的体验性和吸引力, 从而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15]; 因此, 产业联盟、产业竞争和产业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优化产业集群发展, 并提高产业的综合效益。

政府产业政策方面的影响

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具有动态性, 政府需要维持政策的灵活性, 对产业的融资给予优惠扶持、适时调整和创新政策从而提高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政府整体的对外宣传与形象推介是传播地区文化旅游新形象的关键一环, 因此, 需要对相关资源统一策划和包装以便进行整合营销; 产业化是产业市场主体的增长活动, 然而我国文化旅游产业组织尚未健全, 绝大多数文化旅游资源仍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 且现阶段的经济体制束缚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并与产业的改革创新相违背, 因此,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体制迫在眉睫^[16]。

综上所述, 本文构建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子指标体系, 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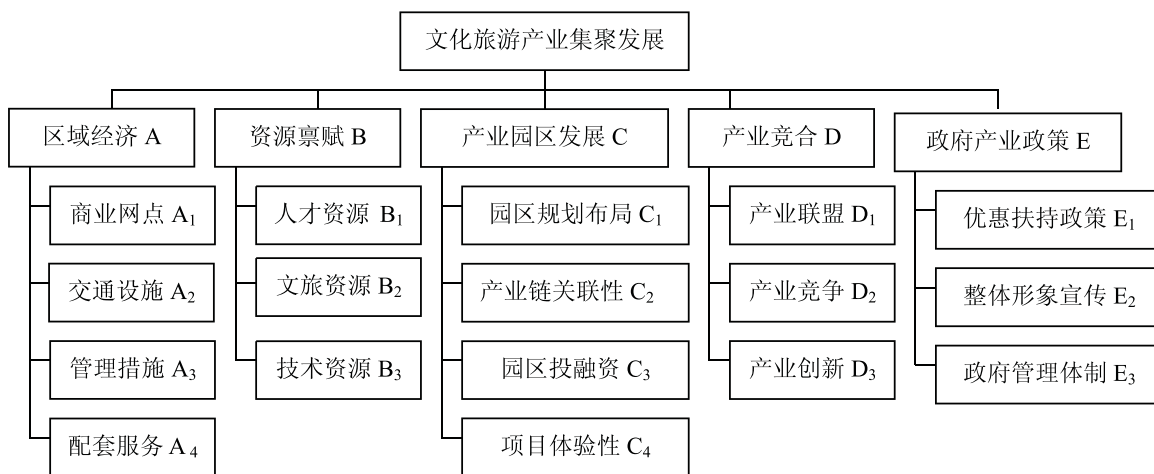


图 1 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关键影响因子指标体系
Fig. 1 Index System of Key Factors to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三、基于 DEMATEL 方法的文化旅游 产业集群发展关键因子分析

1. 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分析

本文以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为依据,分析各影响产业集聚发展因子间错综复杂的相互

关系。笔者结合产业集聚发展现状,邀请研究文化旅游产业的相关专家对其加以充分讨论,并确定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建立影响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影响因子间的关系体系。 V 表示 S_i 和其他因子相关, A 表示其他因子和 S_i 相关, V/A 则表示 S_i 和其他因子之间相互影响,其中第 i 行从左至右依次表示 S_{17}, S_{16}, \dots 和 S_1 间的相互关系,具体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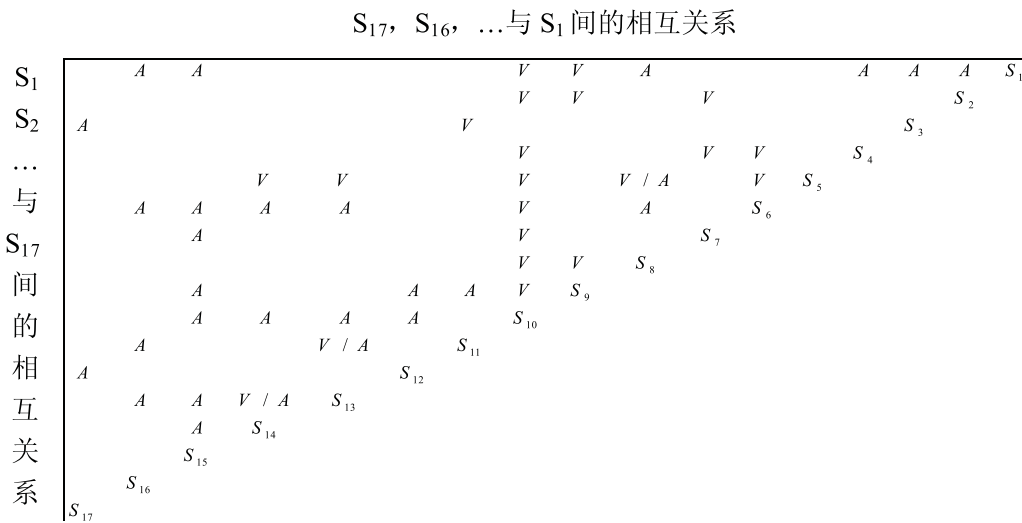


图 2 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影响因子间的影响关系
Fig. 2 Interaction Among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基于上述分析,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各影响因子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直接或者间接对产业集聚发展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产业集聚发展因子影响程度的判定难度^[17]。

2. 基于 DEMATEL 方法的计算

在与专家相互交流后,确定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影响因子关联程度,从而得出因子间的直接影响矩阵^[18],在此基础上计算出要素层和指标层的综合影响矩阵 T_1 和 T_2 ,如图 3 和图 4 所示;同时,分别计算出各影响因子的影响度 R 、被影响度 D 、中心

度 $R+D$ 和原因度 $R-D$,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T_1 = \begin{pmatrix} 0.26 & 0.66 & 0.29 & 0.35 & 0.72 \\ 0.48 & 0.69 & 0.38 & 0.67 & 0.61 \\ 0.36 & 0.73 & 0.56 & 0.37 & 0.28 \\ 0.25 & 0.46 & 0.40 & 0.63 & 0.38 \\ 0.25 & 0.65 & 0.57 & 0.59 & 0.42 \end{pmatrix}$$

图 3 要素层综合影响矩阵

Fig. 3 Matrix Relation of Generalized Influence in the Element Layer

表 1 要素层综合关系
Tab.1 Generalized Relation of Element Layer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区域经济	1.83	2.53	4.36	−0.70
资源禀赋	2.93	2.20	5.13	0.73
产业园区发展	2.18	1.86	4.04	0.32
产业竞合	1.69	1.98	3.67	−0.29
政府产业政策	1.83	1.93	3.76	−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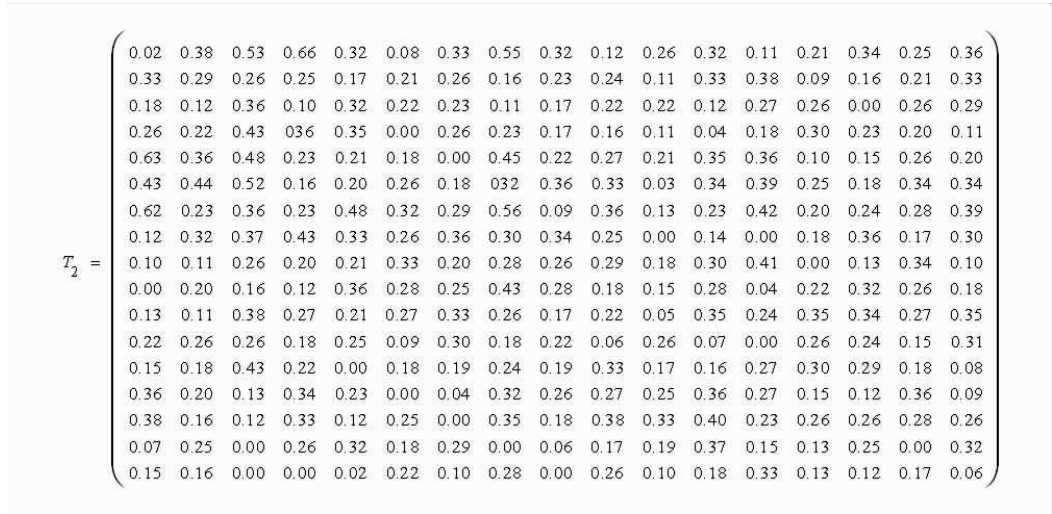


图 4 指标层综合影响矩阵
Fig. 4 Matrix Relation of Generalized Influence in the Index Layer

表 2 指标层综合关系
Tab. 2 Generalized Relation of Index Layer

NO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NO	影响度	被影响度	中心度	原因度
A ₁	0.43	0.29	0.72	0.14	C3	0.16	0.50	0.66	−0.34
A ₂	0.38	0.20	0.58	0.18	C4	0.21	0.49	0.70	−0.28
A ₃	0.45	0.17	0.62	0.28	D1	0.32	0.21	0.53	0.11
A ₄	0.14	0.67	0.81	−0.53	D2	0.07	0.62	0.69	−0.55
B ₁	0.79	0.58	1.37	0.21	D3	0.03	0.53	0.56	−0.50
B ₂	1.21	0.64	1.85	0.57	E1	0.64	0.58	1.22	0.06
B ₃	0.52	0.44	0.96	0.08	E2	0.18	0.50	0.68	−0.32
C ₁	0.75	0.19	0.94	0.56	E3	0.28	0.39	0.67	−0.11
C ₂	1.18	0.61	1.79	0.57					

3. 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原因—结果图的绘制
为了更清晰而直观地分析各影响因子相互之

间的关系,本文以中心度为横坐标、原因度为纵坐标,运用 Origin 9.1 软件绘制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原因—结果图,具体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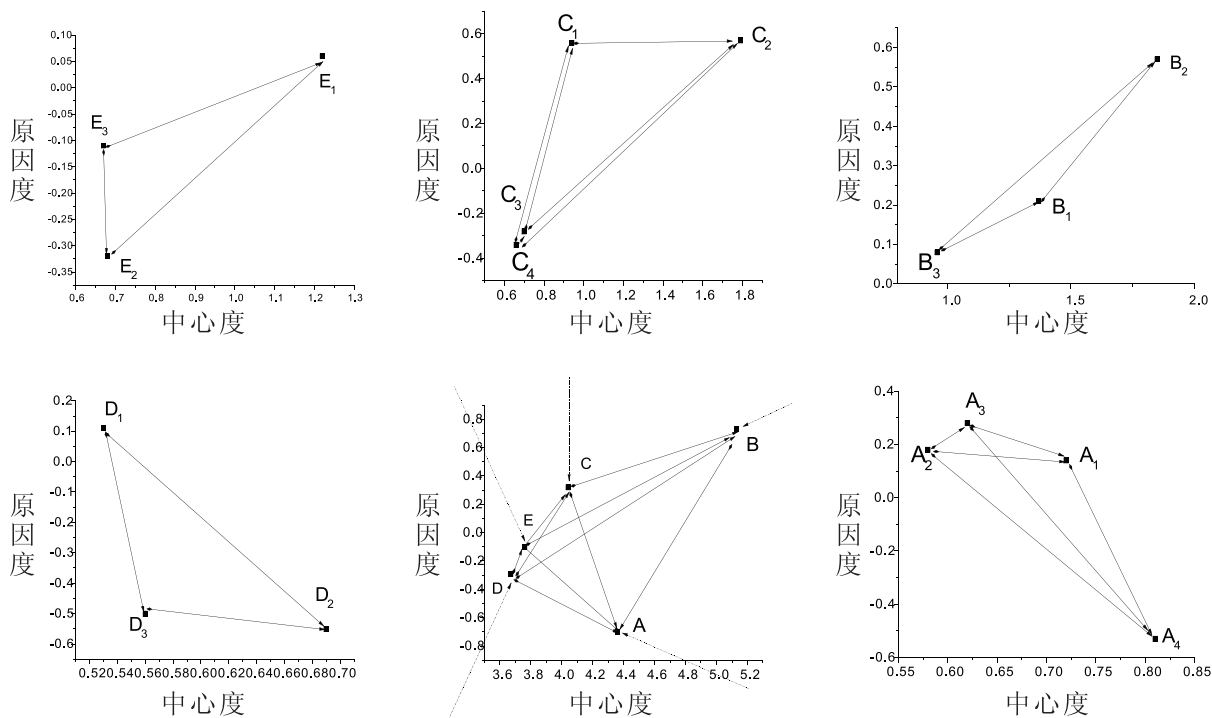


图 5 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原因—结果图

Fig. 5 Cause-Effect Char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4. 计算结果分析

(1) 影响度与被影响度分析

依据各因子影响度和被影响度的分值,单向分析自身和其他因子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因子间的影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原因度和中心度大小加以判断,基于相互作用的整体水平对关键影响因子进行识别。

就影响度而言,要素层中资源禀赋和产业园区发展对其他因子影响相对显著,主要因为资源禀赋是产业集聚发展过程的根本性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的类型、范围与强度;产业园区发展是产业集聚发展的表现形式,而园区投融资的财力和物力则与产业集聚发展的未来前景休戚相关。指标层中人才资源和产业链关联性对其他影响因子的影响最大,其中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产业发展的主体,其应对产业园区建设、产业集聚发展影响巨大;文化旅游产业集聚以产业竞合为导向,在配套服务、信息搜寻、技术资源关联等因子的基础上形成了生产性联系,因而具有较完整的产业链关联性,从而可通过改变这些因子以间接影响其他因子。从被影响度上看,要素层中区域经济和政府产业政策容易受其他因子影响,指标层中商业网点、配套服务和优惠政策受其他因子影响最为显著,因此,需要关注这些因子其改善的难易程度;与此同时,可看出优惠政策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都最大。

(2) 中心度分析

中心度表示因子在全部因子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若中心度越大,则表明该因子越处于核心位置,即与其他因子间的互相影响越强,反之则越弱。从表 2 和图 3 可以看出,要素层中区域经济和产业园区发展与其他因子关系最为密切;指标层中商业网点和产业链关联性处于核心位置。

(3) 原因度分析

根据各因子其原因度大小,将其划分为原因因子和结果因子。若因子原因度大于零,即相对影响量大于零的因子,则可称为原因因子。原因因子不仅自身对系统有明显影响,且对其他因子的影响也较大,是影响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因子,具体表 2 所示。其中,要素层中的原因因子分别为资源禀赋和产业园区发展,并以产业园区发展为重;指标层共有 10 个原因因子,涉及资源禀赋全部要素层以及产业园区发展中所有因子,按照降序排列分别为产业链关联性、文旅资源、园区规划布局、管理措施、人才资源、交通设施、商业网点、产业联盟、技术资源和优惠政策。

若因子原因度小于零,即相对影响量小于零的因子,则可称为结果因子。由表 1 可知,要素层中共有 3 个结果因子,按降序排列分别为区域经济、政府产业政策和产业竞合。从表 2 可知,指标层中结果因子共有 7 个,以政府产业政策中因子为主,降序排列分别为政府管理体制、项目体验性、整体

形象宣传、园区投融资、产业创新、配套服务和产业竞争。而与原因因子相比,结果因子的改善可更直接地提高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水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环太湖地区为例,在提炼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要素层和指标层因子的基础之上,构建出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子评价指标体系,同时运用 DEMATEL 模型,清楚地分析了产业集群发展影响因子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以进一步识别区分出其中的关键影响因子,并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首先,要素层中资源禀赋和产业园区发展两个因子对其他因子影响最为显著,指标层中人才资源和产业链关联性等对其他因子影响最大。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资源尤为丰富,因此,应首先加强资源的整合力度,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并着眼长远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在规划与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时,应对其历史和文化旅游资源加以分析,并深入挖掘再加以塑造,通过文化内涵的选择和定位确定整个产业园区的发展方向,避免盲目开发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发生^[19];环太湖地区拥有 51 所普通高等学校及其他科研机构,可开设与文化旅游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培养高素质的文化艺术产业人才,尤其是培养掌握高科技、善于经营管理的优秀人才,并大力提高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人才队伍建设,实现人才结构和布局的合理化,从而为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其次,要素层中区域经济和产业园区发展与其他因子关系最为密切,指标层中商业网点和产业链关联性处于核心位置。环太湖地区应打造专业化、反应快、运行高效的文化旅游企业,并将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予以有机的整合,从而打造高品质旅游演艺、深度开发文化旅游纪念品以及提供定制旅游服务等以延长文化旅游产业链,推进文化旅游的二次及三次消费,进而在“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中谋求区域文化旅游经济的综合效益^[20];另一方面,进一步调整、引导和规范商业网点设施,建设布局协调、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功能健全、配套完善、经营有序、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商业网点体系,并推进地区商业网点的建设与城建建设相匹配,从而能够全方位地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

第三,从整体影响输出上看,要素层中的原因因子分别为资源禀赋和产业园区发展,并以产业园区发展为重,指标层共有 10 个原因因子,涉及资源

禀赋全部要素层以及产业园区发展中的所有因子。要素层中共有 3 个结果因子,按降序排列分别为区域经济、政府产业政策和产业竞合,指标层中结果因子共有 7 个,以政府产业政策中因子为主,且与原因因子相比,改善结果因子可以更直接地提高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水平。

环太湖地区可加大对文化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在加强政府引导并完善相应的政策的同时,设置文化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结合发展旅游“商、养、学、闲、情、奇”等新要素,鼓励文化旅游新产品的投资和新业态的创新发展。此外,将文化与旅游相融合,加强旅游项目文化氛围的营造,以提高游玩过程中的趣味性、体验性和参与性,进而提升环太湖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应积极开展区域联合宣传,构建统一的营销平台、建立地区联合推广营销机制,并通过主流媒体在国内外的主要客源地联合举办环太湖品牌形象宣传活动,从而形成聚合放大效应;对特色文化旅游企业给予扶持,并对专业经营机构的发展予以鼓励,进一步推动地区内优势文化旅游企业的兼并重组,打造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融合的产业联盟和产业集团,从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提升和完善文化旅游产业结构体系并合理引导产业在区域经济中转型升级^[21]。

[参 考 文 献]

- [1] 乔朋华,王维.农产品加工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黑龙江省调查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1(02):94—98.
- [2] 陈振,严良谢,雄标.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子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04):153—157.
- [3] 舒波,尹浩然.基于 DEMATEL 的城市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影响要素评价与促进作用研究[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135—139.
- [4] 郭美斌.四川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路与对策[J].企业经济,2012(11):120—123.
- [5] 朱虹.论发展江西文化旅游产业的战略思考[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04):5—11.
- [6] 何娣,朱喆.江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对策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9(05):134—136.
- [7] 许立帆.长三角旅游产业集群品质提升思考[J].国际经济合作,2010(05):78—80.
- [8] 黄爱莲.限制与突破:北部湾区域旅游合作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9] Fontela E, Gabus A. DEMATEL, Innovative Meth-

- ods,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World Problematique (methods) [R]. Botlle Geneva Research Institute, No. 2, 1974.
- [10] 肖丁丁, 张文峰. 基于 DEMATEL 方法的绿色物流发展关键因子分析[J]. 工业工程, 2015(09): 52—57.
- [11] 曹圣鑫. 潜江市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研究[D]. 广西: 广西大学, 2013.
- [12] Ellison G. & Glaeser E. L.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Does Natural Advantage Explain Agglomeration? [J].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 1999, 89(02): 111—116.
- [13] 杨克升, 马海霞. 贵州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的战略价值[J]. 贵州社会科学, 2013(03): 81—83.
- [14] 黄晓莉, 杨利平. 西安文化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研究[J].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03): 110—112.
- [15] 王兆峰. 基于产业集群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竞争优势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1(02): 80—86.
- [16] 刘立云, 雷宏振. 中国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构建与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13(02): 104—106.
- [17] 龚绍方. 制约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三大因素及对策[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1): 67—69.
- [18] 常月亲. 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资源整合发展研究[D]. 山西: 山西财经大学, 2011.
- [19] 张广海, 孙春兰.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及产业链构建[J]. 经济研究导刊, 2012(12): 152—154.
- [20] 张晓楠, 王颖. 现代文化旅游产业的突破与趋势[J]. 经济导刊, 2011(01): 94—96.
- [21] 雷鹏. 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1(01): 35—45.

(责任编辑: 蒋萍)

Key Factor Analysis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al Clusters Based on DEMATEL Method: A Case Study of the Taihu-Lake Area

ZHU Fei

(Department of Economy and Trade, Yanche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05,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are numerous and interconnected. To identify at which degree those facto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and to find out causality among them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key factor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related factor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Taking the Taihu-Lake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ex system of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DEMATEL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indices, with influence degree, influenced degree, centrality degree and reason degree of each influencing factor being calculated as well. As the result shows, firstly, resource endowment and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in the element layer have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ther factors, while talent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chain correlation in the index layer exert the most influence in others; second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y,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and others are the most close in the element layer, while commercial network and industrial chain correlation are at the core in the index layer. From the output of overall impact, the cause-oriented factors in the element layer are resource endowment and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while the effect-oriented factors are regional economy, government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competition. Compared with the cause-oriented factors, the improvement of effect-oriented factors can enhance the industrial cluster development more directly.

Key word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dustrial Clusters; Key Factor; Decision-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Method; The Taihu-Lake Area